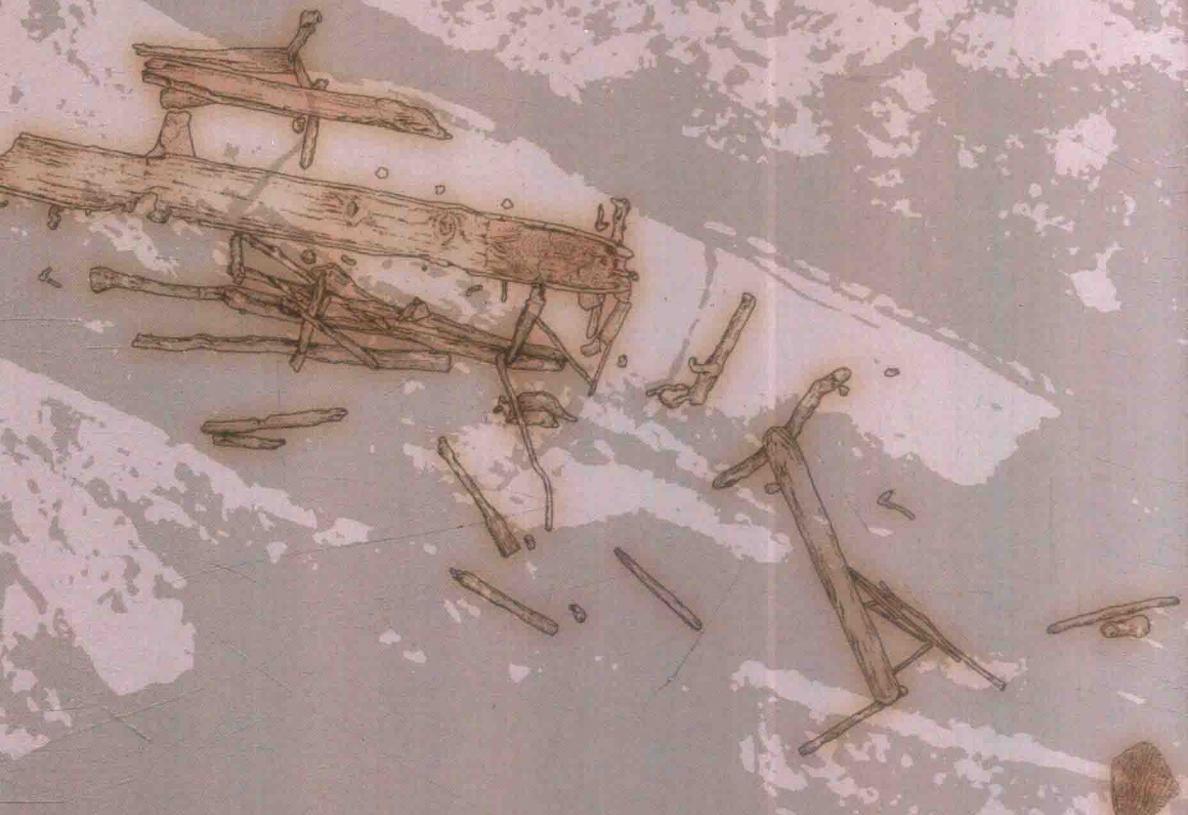


跨湖桥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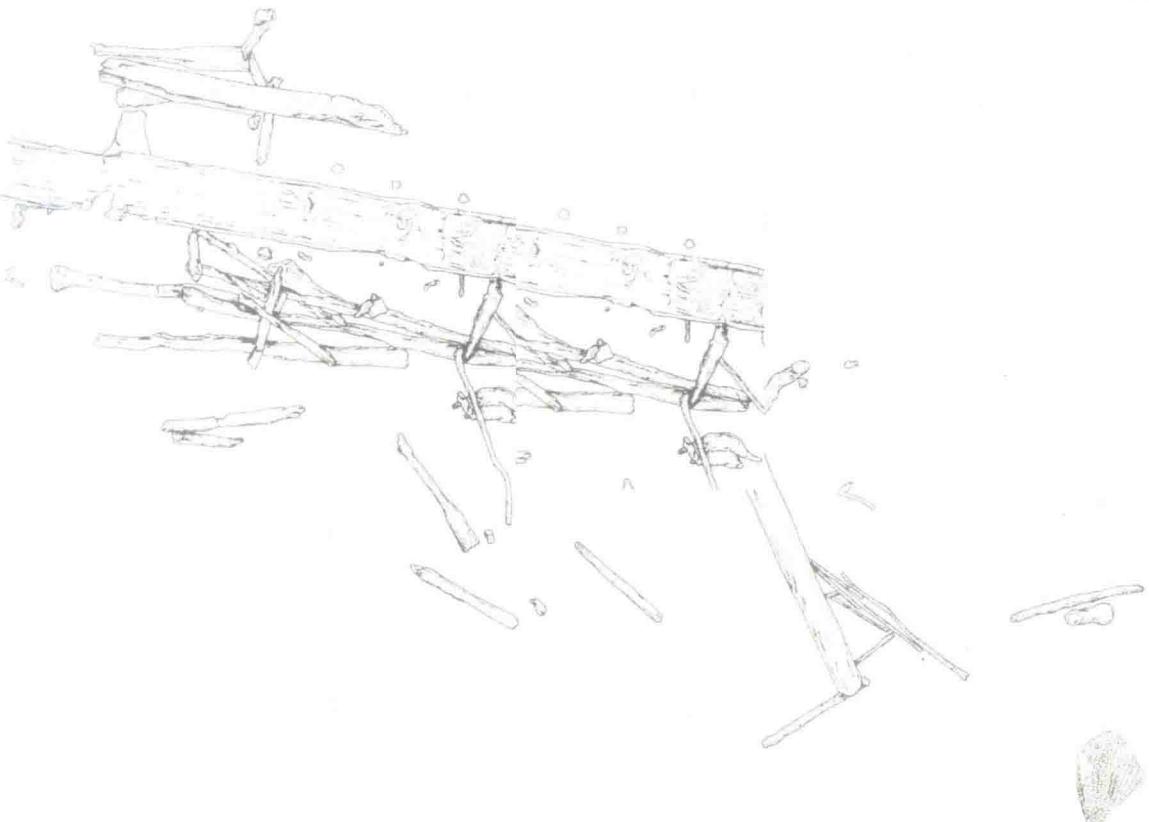
施加农 著



文物出版社

跨湖桥文化

施加农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湖桥文化 / 施加农著.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010 - 5571 - 5

I. ①跨… II. ①施… III. ①新石器时代文化 - 文化
遗址 - 研究 IV. ①K878.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4345 号

跨湖桥文化

著 者：施加农

责任编辑：王 媛

封面设计：程星涛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校对：安艳娇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0 - 5571 - 5

定 价：148.00 元

目 录

- 001 引 言
- 007 第一章 遗址概况
- 089 第二章 遗址的性质
- 111 第三章 遗 迹
- 123 第四章 遗 物
- 153 第五章 跨湖桥文化的确立
- 173 第六章 跨湖桥文化的特征
- 193 第七章 跨湖桥文化的“来龙”与“去脉”
- 207 第八章 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保护
- 234 后 记

引言

跨湖桥是景色秀丽的古湘湖中跨越上下湘湖的一座古桥，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在桥的旁边，有一处沉睡了约 8000 年的古人类遗址——跨湖桥遗址，遗址的文化层就埋在湘湖湖底沉积淤泥的 3 ~ 4 米以下。厚厚的沉积泥细腻且有黏性，可塑性极佳。由于长期未予疏浚，至清末民国时期，湘湖的大部分湖面已成为滩涂、平原或局部河道。这一区域地势低洼，且东南北三面均为丘陵山脉所围，西南部又临钱塘江，水患频繁，不利于农田耕作，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这里陆陆续续建起了数家砖瓦厂，每天不停地挖土，生产了大量的砖瓦。由于砖土的消耗量巨大，没过多少年，工人们就取完了遗址表土，开始挖向底下的遗址文化层，跨湖桥遗址的噩运从此降临，大量的石器、陶器、木器、骨器等被毁。据砖瓦厂工人回忆，取土时还曾发现用鹅卵石铺设的道路以及像柱子一样粗大的木头，说明一些珍贵的遗迹已毁损殆尽。由于制作砖瓦需要较为纯净的泥土，所以工人们会将其中夹杂的器物进行筛选，将木质类器物晒干作为燃料，其他则基本作为垃圾处理。当时有位姓陈的厂医懂得这是文物，有心收藏，于是工人们常拿着筛选出的石器等文物送给陈医生，以方便看病或开病假等等，所以整个厂里就属这位医生收藏的文物最多。2001 年，陈医生的儿子将其父收藏的 100 余件文物悉数捐赠给萧山博物馆。这一部分文物虽然得到了很好的归宿，但大部分的原始遗迹和遗物已经毁损。据估算，遗址原面积大约 30000 多平方米，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聚落遗址。



几乎与跨湖桥遗址被不断毁坏的同时，位于萧山以东约 100 千米的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跨湖桥遗址同样具有的稻作农业在河姆渡遗址被先期发现，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有力地证实了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是长江流域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在随后的近 20 年，“浙江七千年”逐渐成为人们固化的基本认识。

1990 年，跨湖桥遗址的命运总算有了转机。当年的 6 月 1 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经萧山电大学生提供的线索发现了跨湖桥遗址，并及时报告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考古所立即派人进行了调查，并于 10 ~ 12 月进行了首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在 3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 100 余件遗物，发现橡子窖藏、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陶片和动物遗骨。

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与已经发现的浙江省境内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史前遗址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陶器的工艺似乎比较先进，胎壁很薄且很均匀，黑皮陶器的表面非常光亮，较之河姆渡文化甚至良渚文化的黑陶器都更为精良，但同时又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原始因素，所有陶器中无三足器与平底器，以圜底器为主，圈足也比较少见。考古人员一时无法识别其文化归属，只能先借助自然科学的手段确定遗址的年代。出乎意料的是，经 ¹⁴C 年代测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竟然距今 8000 ~ 7000 年。

这原本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但却引来诸多的质疑。浙江省内的一些考古专家认为跨湖桥遗址的面貌有诸多比较先进的因素，年代不可能有那么早，对 ¹⁴C 测定数据的准确性持有怀疑。跨湖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因此进行了相当低调的处理，悄然收场。专家们的质疑在当时也不难理解，因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河姆渡遗址以来，浙江的史前考古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源流谱系和文化格局，即以钱塘江南北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作为浙江文明的源头，续后的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浙江具有 7000 年的文明史已经成为人们心中固化的观念。要突

破这一观念，没有更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更权威的年代测定数据是很难的。遗憾的是，囿于当时认识所限，跨湖桥遗址申报萧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未被批准，发掘过的遗址只能任由砖瓦厂继续挖土，挖土机每天都在轰隆着，湮没了遗址无力的呻吟。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蒋乐平先生承担了“浦阳江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课题，萧山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其沟通后，蒋先生将跨湖桥遗址的考古调查也纳入了这一课题。考古调查从浦阳江上游的浦江、诸暨然后再到萧山，先后发现了浦江上山遗址、诸罗家角遗址等重要史前遗址。2000年12月，考古人员在跨湖桥遗址1990年发掘区东南面100多米的一个探方中发现了1米多厚的文化堆积层，跨湖桥遗址再次被发现。

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抢救性考古发掘从2001年的5月正式开始，至7月底结束，发掘面积3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碎陶片和石器、动物骨角器、木器，还有稻谷颗粒以及大量的动物遗骨、植物遗存等等，仅复原的陶器就有120余件，大大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

为了进一步验证遗址相对准确的年代，考古人员将遗址出土的标本送往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进行¹⁴C年代测定。测定的结果与1990年测定的结果一致，年代均在距今8000～7000年。浙江省内的考古专家与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进行了仔细分析，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一是遗址文化内涵非常单纯，没有任何后期文化的干扰。遗址上覆盖着厚厚的淤泥，淤泥上部是近1米厚的海相沉积，海相沉积上面则是厚2米以上的古湘湖湖底的湖相沉积。浙江省水利部门对遗址的海相沉积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其年代距今7000～6000年，年代上限正好与遗址的年代下限相吻合，说明跨湖桥遗址当年是遭受海侵而废弃的（因遗址处于三面环山的低洼地带，一旦海平面上升就无法在此居住）。而厚实的淤泥和后期形成的湘湖将跨湖桥遗址严严实实地覆盖起来，使遗址免受外界的侵扰，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二是遗址周边的山体均为石英岩，对¹⁴C年代的测定不会产生干扰。因此，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应该是比



较明确的。

在 2002 年 3 月举行的第一全国性“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与会专家除对遗址新颖独特的面貌惊讶地表示“看不懂”以外，对遗址的年代还是表示怀疑，大多数人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不会早至距今 8000 ~ 7000 年，有的专家则根据陶器工艺的先进程度认为其年代只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面对这样的争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先生指出：“我们不能带着既有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崭新的发现。一是跨湖桥遗址的陶器中没有鼎足器，所有的石器都没有钻孔，这说明其年代比较早；二是跨湖桥人的食物主要还是依靠渔猎与采集为主，稻作农业只是一种补充；三是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遗址、马家浜遗址和良渚遗址的距离都很近，而文化面貌又与它们完全不同。因此，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不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发现。”严先生这番话对跨湖桥遗址做了非常科学的定性，也基本肯定了遗址所测年代数据的可靠性。会后不久，跨湖桥遗址被评为“200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但是，此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目标没能实现，即“跨湖桥文化”的命名。与会专家认为跨湖桥类型的遗址当时仅发现一处，而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条件，必须找到与其同类型的其他遗址，了解遗址大致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之后才能正式命名。为此，萧山博物馆于 2002 年 6 月起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湘湖区域及周边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大规模考古调查，调查的重点包括越王城山东南山麓、风情大道工地沿线、跨湖桥遗址东北角的坐垫厂、所前镇孔湖及蜀山街道原上湘湖沿岸的大片区域。虽然在蜀山的沿山区域零星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但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有很大的差距。2003 年 5 月，通过市民提供的线索，调查组终于在萧山湘湖区域的下孙自然村附近发现了与跨湖桥遗址同类型的下孙遗址。

2002 年 10 ~ 12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还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这是 2001 年遗址发掘的继续。2001 年发掘区的东

北面已探明尚有 300 多平方米的遗址，因砖瓦厂仍在取土烧砖，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获得重大收获，不仅又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动物遗骨及水稻颗粒，还发现了一条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引起了学术界与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独木舟一端由于砖瓦厂取土而被破坏，残长 5.6 米，宽 52 厘米，厚 2.5 ~ 3 厘米，系用整棵马尾松加工而成，摆放在当时的湖泊边上。在独木舟两侧排列状插着若干木桩，周围散落着几片木桨、石锛木柄及一些劈开的木料。这些散落的木料显然与独木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的并存，但其功能和性质一时无法解释。经 ^{14}C 年代测定，该独木舟的年代距今约 8000 年，是目前发现的国内乃至东南亚地区最早的独木舟，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舟船起源和交通发展史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3 年 6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萧山博物馆对下孙遗址进行了试掘，在 60 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一些陶器与石器等，还发现了几个灰坑与柱洞。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薄，仅十几厘米，但其上叠压的海相沉积与湖相沉积都非常明显，遗址未被后期扰乱。经 ^{14}C 年代测定，下孙遗址的年代距今约 8000 年，其器物的文化特征与跨湖桥遗址基本相同。2003 年 11 月 ~ 2004 年 1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萧山博物馆对下孙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近 600 平方米，发现灰坑与柱坑约 70 处，基本呈密集型排列。由于下孙遗址的文化层比较薄，出土的遗物也相对较少，主要是石器与陶器，没有发现木质类遗物。下孙遗址中密集型的灰坑与柱坑显示其与跨湖桥遗址的功能性质不同，更加丰富了跨湖桥类型遗址的内涵。

下孙遗址的发现，其意义还在于为“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2004 年 12 月 16 日，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萧山联合举办了“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暨《跨湖桥》考古报告首发式”。在第二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严文明先生宣布了“跨湖桥文化”的命名。这标志着我国一个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正式诞生。



跨湖桥文化遗址是继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之后浙江省境内发现的又一个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而且是当时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与发掘将浙江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

第一章

遗址概况



萧山境内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包括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两个遗址均位于湘湖区域内。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萧山位于浙江省东部偏北的钱塘江南岸，东经 $120^{\circ} 04' 22'' \sim 120^{\circ} 43' 46''$ ，北纬 $29^{\circ} 50' 54'' \sim 30^{\circ} 23' 47''$ 。这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南缘，四季分明，降水量充沛，河流网布。整个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中部略呈低洼。南部是低山丘陵地区，间有小块河谷平原，系浙江中北部山系龙门山、会稽山、天目山的分支和余脉。中部为平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东北部基本为钱塘江与杭州湾海湾堆积平原，属宁绍平原的一部分。西北与古都杭州隔江相望，东南与历史文化名城绍兴接壤。西汉初至元始二年(2)建县，名余暨。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9)改名永兴。唐天宝元年(742)始称萧山，一直沿用至今。历史上的萧山县都隶属于会稽(后称越州，即今绍兴)，1959年1月起改属杭州。1988年1月撤县设市，仍属杭州市辖。2001年，撤市设区，称杭州市萧山区。

湘湖在萧山城区西面，旧时距离县城2千米，现随着城市建设已逐渐与城区相连接。湘湖原呈葫芦形，中间有一湖堤，将湘湖分为上湘湖与下湘湖。堤中间有一座石拱桥，名为跨湖桥。下湘湖地处两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之间，东南列为石岩山、萧然山(西山)，西北列为石檀山、东山头、美女山、城山。

约4000年前，湘湖区域曾是钱塘江的泻湖，湘湖最早记载于《水经注》，名“西城湖”^[1]，后湮淤成一片低田。因湖的周围多为山丘，西部又临近钱塘江，每逢降大雨或钱塘江涨潮决堤，所有的农田都会被淹没，农民一年的辛劳就会付

[1] 郦道元著，陈桥驿等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图 1-1-1 清代湘湖图中的湖堤与跨湖桥

之东流。据清毛西河《湘湖水利志》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县民殷庆等奏请废田筑湖，以灌农田，神宗准其奏，后因县内士绅意见不一而未能实现。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县民们又向县令请愿要求筑湖，仍未实现。政和二年（1112），杨时任萧山县令时，顺民意，力排众议，下令在杨岐山至亭子头达糠金山过小湖庙、岭头田至石岩和县城西石家湫至菊花山各筑一条塘堤，共废田地 37002 亩，改作蓄水湖。湖长约 19 里，宽 1～6 里不等，周围 82.5 里，西南宽，东北窄，形似葫芦。据钱宰《湘阴草堂记》载，“因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谓境之深若潇湘然”，故名湘湖。《嘉泰会稽志》载：“湘湖在县西二里，周八十里，溉田数千顷。”^[1]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乡官孙学思为沟通

[1] 《嘉泰会稽志·卷三》，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2 年。

湖西岸孙姓与湖东吴姓两族的往来，在湖中狭隘处筑长堤并建桥，称“跨湖桥”。从此，湘湖分为上下两湖，西南为上湘湖，东北为下湘湖^[1]。民国以后，湘湖的水利功能逐渐削弱，湖面加速收缩，形成了大片的沼泽地。至20世纪中叶，湘湖已名存实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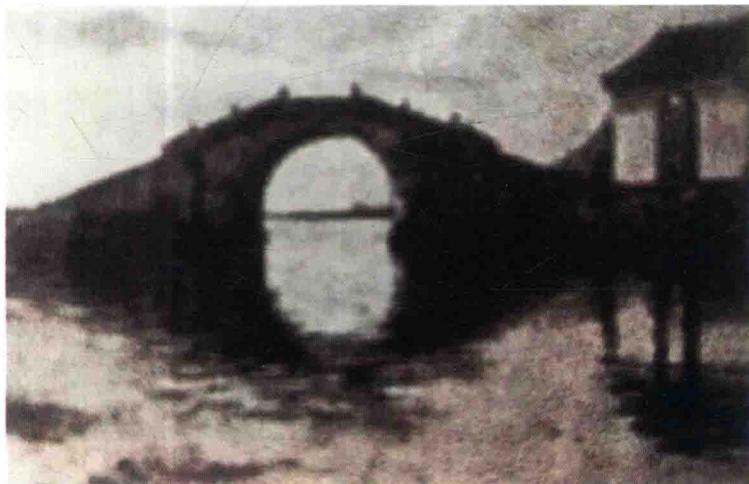


图1-1-2 民国时期的跨湖桥，抗战时桥面被毁

因环境变迁，湘湖的湖底沉积了厚厚的淤泥（即所谓的“湖相沉积”^[2]），这些淤泥细腻而韧，是制作砖瓦的优质原料。自明代起即有人挖湘湖的淤泥设窑制砖瓦。清代湘湖的定山、汪家堰、跨湖桥、湖里孙、窑里吴诸村均以制砖瓦为业，时湘湖砖瓦已为萧山的大宗名产，“山脚窑烟”为湘湖八景之一。民国十四年（1925），沿湖11个村有砖瓦窑63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湘湖先后办起省、市、县、乡各级砖瓦厂10余家，为浙江省优质砖瓦基地之一^[3]。至20世纪90年代，湘湖沿岸尤其是下湘湖一带的湖底沉积淤泥已几乎被掏空，

[1] 《萧山县志·湘湖记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湖相沉积形成于湖泊中，是具有湖泊环境下原生沉积特征的沉积物。

[3] 《萧山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图 1-1-3 跨湖桥遗址第二次发掘前

城厢砖瓦厂在遗址附近堆满了砖瓦坯。图片右上方是长河砖瓦厂的烟囱，砖瓦厂一个紧挨着一个。

大多数砖瓦厂的取土点已经挖到山脚的岩石层，有的厂不得不停产息业。下湘湖至上湘湖东部区域形成了一个接一个巨大的土坑，由于地势低洼，雨水与地下水极易集聚，一旦停止抽水，就迅速成为一个个大型的水池。

(一) 跨湖桥遗址位置

跨湖桥遗址位于原城厢砖瓦厂取土工地，距离明代所建的跨湖桥约百米。

由于湘湖内地势低洼，历史上从未有人在湖区内居住，当地人习惯把此地称为“跨湖桥”。根据民国十六年（1927）湘湖图标识，在跨湖桥西北面的城山南部山麓曾经有“跨湖庄”，应该是个小型的自然村落，另有两个地名“冷饭滩”和“钱家滩”。冷饭滩与钱家滩显然是湘湖长期未疏浚所形成的湖边滩涂，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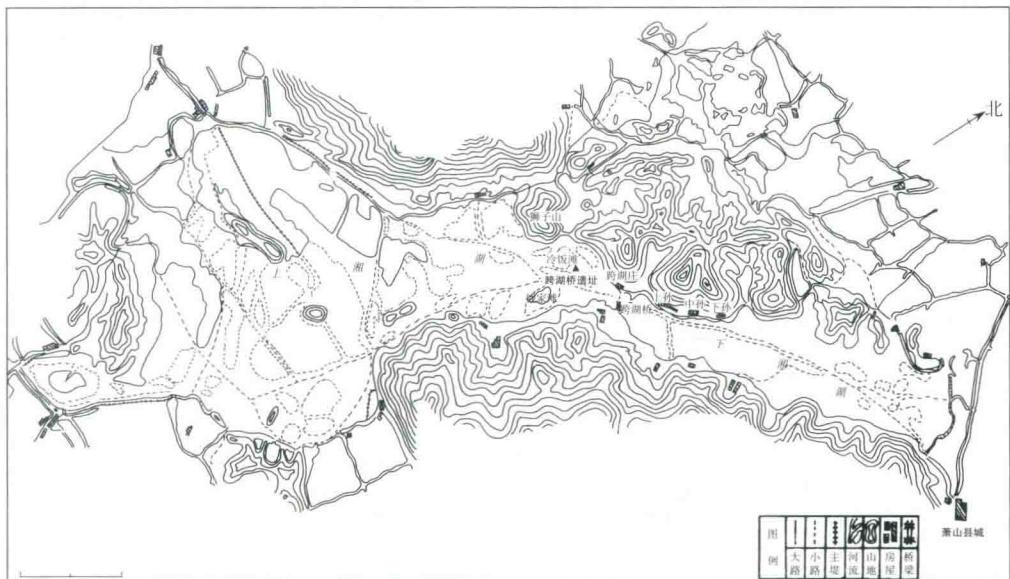


图 1-1-4 民国十六年（1927）湘湖图

不会太久。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区的东北面是跨湖桥，跨湖桥西北靠近城山脚下是跨湖庄，西侧是冷饭滩，南部是钱家滩。1990 年考古发掘时，当地村民对此地还曾有一个“花鸟桥”的称谓，应该是“跨湖桥”的口误讹传。因此将此遗址定名为“跨湖桥遗址”最为合理。

民国十六年以来，湘湖的水域面积愈加狭小，堆积的湖底淤泥已经占据大部分湖面。因湘湖区域地势低洼，时常被水淹没，不适宜人类居住，也不利于耕作，但冷饭滩和钱家滩这种滩涂沉积的淤泥是制作砖瓦的良材，于是当地延续历史上湘湖八景之一的“山脚窑烟”，办起了多家砖瓦厂。城厢砖瓦厂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即在此地挖土烧砖，由于生产条件较差，取泥都用人工挖掘，所以对遗址的破坏不是太大。据该厂老工人回忆，他们取土时曾在 2001 年、2002 年发掘区以西约 170 米处发现过用石子铺的“路”以及由 4 根大木柱构成的方形“房址”，在 2001 年和 2002 年遗址发掘区西北 60~80 米处也曾发现过石器、鹿角等。根据调查与考古发掘情况判断，跨湖桥遗址原面积约 30000 平方米，包括冷饭滩和